

孔庆东品诗
金庸侠语



孔庆东 编著

金
侠
小
说
华
章

醉
侠
妙
语
神
解

Kongqingdong Pindu Jin Yong Xiyu

金迷枕边书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孔庆东 编著

Kongqingdong Pindu Jin Yong Xiyu

孔庆东品读 金庸侠语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庆东品读金庸侠语/孔庆东 编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5354-3554-5

I. 孔… II. 孔 III. 金庸—侠义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4557 号

责任编辑:杜东辉

责任校对:刘惠玲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5 插页:2

版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61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语到极致是平常



孔
庆
东

金庸是公认的“武林盟主”，侠风盖世。然而他的语言，却似乎很不“侠”，很不“武”，既没有梁羽生的英拔潇洒，也没有古龙的简劲飞动。梁羽生多秀文隽语，古龙多格言警句，要从他们的作品中摘编几本《梁羽生豪言》、《古龙妙语》，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可偏偏轮到金庸，想编一本《金庸侠语》，竟是难乎其难。直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翻了个遍，也没找出几段“掷地有声”的话来，教人顿生“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慨。

非常奇怪，金庸的语言，细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论词汇的搭配，还是句式的选择，都很少标新立异，出人意外。那些话，你也能说，我也能写。但就是这些话，让无数少年着魔，青年落泪，中年搔首，老年捻须。技痒之下，试着把那些感人的段落摘下来，却反而发现这是一种“残忍”，仿佛是砍断杨过的臂膀，挖下阿紫的眼睛一般。这时方领悟到，金庸的语言像一切超一流的伟著一样，是“浑然不可句摘”的。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整个小说的肌体，这些段落就成了失去生命的标本。标本虽然也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但毕竟远不及活生生的原态。文学史上有很多诗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妙句，但人们却记不得全诗，甚至记不得作者。有时找到了全诗，才发现全诗平庸得很，精彩的还就是那两句，说不定作者就是为了那两句，才勉强凑出了一首诗。唐诗专家袁行霈先生称这种现象是“有句无篇”。这种现象在诗歌艺术之外也普遍得很，因为“有句无篇”



毕竟要胜于“无句无篇”嘛，于是就出现了“一本书主义”，“一篇文章成大名”，“一句妙语惊天下”等等奇观。通才全才越来越罕见了，能以平常心说平常话的人也越来越罕见了。杜甫虽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的“惊人之语”不在一句两句，而是十篇八篇，是浑然一体的“重、拙、大”，是不可拆分的“沉郁顿挫”。金庸的语言也是如此，合则如星辰互照，通体生辉，分则如彩灯断线，明暗不齐。初看上去，这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为什么不能每字每句都漂漂亮亮，可以抄录到中学生格言本上呢？但这又正是第一流的境界。福楼拜说：“杰作就像大动物一样，它们有平静的外貌。”苏东坡说：“平淡乃绚烂之极也。”金庸的语言便是绚烂之极的平淡之言也。

这种平淡，表现在不以小说作为炫耀自己才华的工具，决不到处发表自己的人生高论，也不趁机搭售自己的诗词歌赋，更不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宣传自己思想的传声筒。金庸的人物语言，必定是合乎人物的性格、命运、处境、心态，“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金庸的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他不直接上台表演，他活在每一个自己所创造的角色中。如刘熙载《艺概》所云：“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正像上帝无所不在，佛性无处不存，金庸在哪里？在他文字的每一个跌宕起伏里，在他人物的每一个音容笑貌里。金庸很少直接抒情议论，他充分相信读者能够领会作品所蕴涵的妙谛，用不着作者亲执教鞭，在一旁耳提面命。他只在那些平淡的语言背后拈花一笑，谦虚地说：“我只是个说故事的。”

严家炎先生指出：“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①

陈墨先生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②

陈墨先生还从雅语与俗语，景语与情语，官话与方言，古典与现代，规范与独创诸方面论述了金庸语言的博大精深，无体不备。实际上，正是因为在这个方面都达到或是接近了“极致”，所以在整体上才英华内敛，渊停岳峙，毫无剑拔弩张，邀人喝彩之态。前人论杜甫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此言用于金庸也并不过分。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

①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1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

② 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152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

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正像《神雕侠侣》中的独孤求败，剑术登峰造极之时，便不再依赖任何宝剑，飞花摘叶，皆可伤敌。在武侠小说中，无招之招，是最神妙的武功。在艺术创作中，无技巧的技巧，则是最高的技巧。金庸以他打通儒释道的艺术境界又一次印证了这个充满辩证法的哲理：语到极致是平常。

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学者骚客不但达不到这个平常，而且理解不了这个平常，还自以为语言奇丽，用词怪异，才是读书人的风采。有感于此，笑引一则民间字谜结束此文：“道士腰间两个蛋，和尚肚下一根筋。平平常常两个字，难坏多少读书人！”（谜底下个世纪公布）



序言：语到极致是平常

1

一、赤手屠熊搏虎——拳脚

1

二、金戈荡寇鏖兵——兵刃

53

三、流星电光石火——暗器

103

四、天雷鬼斧神工——奇功

123

五、直教生死相许——爱情

149

六、人心各如其面——仪表

201

七、一时多少豪杰——政治

253

八、骗了无涯过客——历史

269

九、江山如此多娇——风物

297

十、凤头熊肚豹尾——首尾

349

contents

目 录



赤手屠熊搏虎——拳脚

导 读

武侠小说的第一要素是“武”，也有人根据这一点把“武侠小说”叫作“武打小说”。中学老师常常会没收学生的武侠书，说“武打小说”会影响学习，可见，“武”这个字是很引人注目的。“武”这个概念如何翻译成外语，这是一个难题，中国历史很悠久，很多中国文化中的概念，形成在上古时期，那时候其他文明还没有达到类似的程度。“武”如何翻译呢？是所谓的暴力吗？战争吗？打架吗？搏斗吗？都不对。“武”的真正含义是“止戈”。“止戈为武”，但“止戈”首先要有“戈”，有武器，然后放下武器，所以“武”本身就包含了“战争”与“和平”两个要素，它们间的对立统一就已经被“武”这个字所包含在里头了。这里面既有搏斗，又有停止搏斗，所以如何正确理解好这个“武”字很重要，理解不好，就成了“武打”，那就是代表暴力了。那些不好的、粗制滥造的武侠小说，就很容易成为武打的教科书，成为打架斗殴的示范书，也确实会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这便是武侠小说被很多人看不起的真正原因。

如果有人说自己不喜欢武侠小说，那是可以理解的，确实大多数武侠小说如王朔批评的那样：上来就乱打一气。那么金庸武侠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究竟在



什么地方？我们只从“武”这个角度来看，他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概括来说，是“武戏文唱”，这是一个京剧的术语。试想武戏如果武唱是不好看的。金庸的这个“武戏文唱”具体来说就是把武打给艺术化、道德化、观赏化了。今天我们借助视觉艺术的术语，可以说它具有了视觉美。所以很多人阅读金庸作品里的武打时，感受到的不是暴力的气氛，不是怂恿你去打架，而是觉得这是在欣赏美。你阅读时不会有生理上的反感，没有生理上的不舒服感。这一点和古龙等人有区别，古龙写武打时，有时会故意渲染一些血腥场面，带些血腥之气——这未必是不对的，其中有古龙自己的考虑，他就是要让别人看见这“一剑”是如何刺进去的，这“一剑”又是如何出来的，他如此描写一番，是有自己的审美考虑的。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是不习惯这样描写的，包括中国的电影，写到血腥场面时常常是省略或者带过去。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不论是写好人打坏人，还是写坏人打好人，那个真正打的场面是不去加以渲染铺张的。比如好人打坏人，一枪打过去，坏人就倒了，也就完了，不会有一个特写镜头去看着那个弹孔、那个胸膛是如何炸开的。而其他一些民族的艺术，是有这样的倾向的。很多民族是要渲染这些使人生理上不愉快的部分的，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不是这样的。金庸这样的武打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的。

金庸笔下的武打在很多场合，是艺术化或舞蹈化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洪七公和黄蓉过招的时候，一个是老人，白发飘飘的；一个是青春红颜的少女。两个人闪展腾挪地打起来，你看上去是武打，其实它的审美效果是芭蕾舞，是一场芭蕾舞中的双人舞。前文介绍过，金庸本人是学习过芭蕾舞的。那个场面，说是“打”，其实是“舞”，读者得到的是一种欣赏舞蹈的美感。

还有很多的武功，在金庸的笔下唤起的是我们对人体的想象力。前文讲过武侠小说为何进入二十世纪后格外发扬光大、格外突出武打。在古代的武侠小说中，没有特别详尽的对武功的描写，比如李逵、林冲、关公、张飞，写得都很粗略，没有讲他们是受哪家武功的影响，怎么盘膝打坐，一刀一剑怎么怎么挥出去，写得是粗线条的。因为那个时候，人对自己的身体是自信的，相信靠自己的身体就能解决很多问题，那个时候很多问题要靠人与人肉体的接近、肉体的搏斗直接完成。自从人类的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变得越来越远，肉体不接触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甚至可以不见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摞按钮，就可以毁灭千百万人的生命。这个时候，人的身体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人的身体还有什么用？人的身体还能干什么？身体和生命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装在我们的身体里吗？所以，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武侠小

说，不自觉地展开了对人的身体极限的探讨。西方是通过奥运会来探讨这个问题，奥运会的不断打破纪录，使人对身体极限不断发生悬念：短跑100米，究竟可以快到几秒？曾经说是10秒，但是出现了9.9秒，然后是9.8秒……结果是一次次被打破，于是人们就产生了巨大的悬念：人体极限在哪里？人能跑多快，能跳多高，能举多重……这些问题在武侠小说中以想象的方式表达出来。人体到底可以玩出什么花样来，这中间包含着很多哲学道理。

王维扬只绕得两个圈子，张召重便知此拳厉害，不等他再转到身后，斜步横枪，向他奔来方向迎了上去，劈面一掌。王维扬早已回身。张召重见他脚下踏着九宫八卦，知他是走坎宫奔离位，双掌挥动，抢进乾位。两人这般转了七八个圈，点到即收，手掌不交。这路掌法是王维扬熟练了数十年的功夫，越跑越快，脚步手掌随收随发，已到丝毫不加思索的地步。张召重见招拆招，起初还打个平手，时候一长，不免跟不上对方的迅捷，心念一动，如此对转，势落下风，当下运起无极玄功拳以柔克刚要诀，凝步不动，抱元归一，静待来敌。他脚步刚停，王维扬早欺到身后，“金龙抓爪”，发掌向他后心击去。张召重待他掌到，左手反转回扣，向他手腕抓去。王维扬疾忙缩手，一击不中，脚下已然移位，暗暗佩服：“此人当真了得，居然能闭目换掌。”原来张召重知道跟着对方转身，敌主已客，定然不如他熟练自然，眼见他白发如银，虽然矫健，长力一定不如自己，于是使出“闭目换掌”功夫，来接他的游身八卦掌。练这门武功之时以黑巾蒙住双目，全仗耳力和肌肤感应，以察知敌人袭来方向。临敌时主取守势，手掌吞吐，只在一尺内外，但着着奇快，敌人收拳稍慢，立被钩住手腕，折断关节。这路掌法原本用于夜斗，或在岩洞暗室中猝遇强敌，伸手不见五指，便以此法护身。掌法变化精妙，决不攻击对方身体，却善于夺人兵刃，折人手脚。

《书剑恩仇录》第九回

文泰来这路“霹雳掌”的掌风喝声之中，隐隐蓄有风雷之势。言伯乾支撑到此刻，已是全身大汗淋漓，双臂发麻，双环交叉，退后一步，他知文泰来必定抢攻，果然对方毫不放松，踏步发掌。言伯乾双环“白燕剪尾”，右环本来在左，左环本来在右，这时蓦地向两旁豁开，眼见敌人一条前臂便要双环砸断。哪知文泰来将计就计，伸掌直接向他胸前。言伯乾知道这一掌如被按上了不死也伤，只得回过左环，挡在胸前，右环反砸敌肩。文泰来大喝一声，五指一弯，已抓住钢环，跟着飞快绕到敌人身后。言伯乾呆得一呆，右环也已被抓住。文泰来用力

扳转，言伯乾双手弯了过来，如不放手，双手立断，只得松了十指，一对钢环已落入对方手中，疾忙向前纵出三步，方才回身。

《书剑恩仇录》第十三回

陈家洛在四人中间如穿花蝴蝶般往来游走，存心戏弄，也不出手还击，八个巨拳此起彼落，往他身上猛敲猛打，始终连衣衫也没能碰到。众人初见陈家洛趋避之际，往往间不容发，俱都为他担心，但时候一长，都看出四个巨人定然奈何他不得。四巨人连连大吼声中，突然嗤的一声，二虎的褂子被撕下了一大片，众回人又是一阵轰笑。那使者早看出陈家洛是武术高手，非四虎所能敌，连声叫道：“住手，不必打啦！”忽伦四兄弟打发了性，却哪里止得住？大虎呼哨一声，倏然跃起，如一头猛鹰般向陈家洛扑了下来，同时二虎、三虎、四虎一齐站到他身后，张开六条手、臂，截他退路。这是他四兄弟猎兽时常用之法，纵然猛如豹，捷如猿猴，也是难以逃脱。众回人一见大惊，许多少女齐声尖叫。

陈家洛见大虎扑来，正想后退，火光下见三个巨大的影子映在地下，张开手臂，犹如鬼魅要搏人而噬。他身子微蹲，不再退避，待大虎扑到，左臂快如闪电，突然长起，在大虎左肋下一拦，用力向外推出，大虎登时在空中被他转了小半个圈子，这时他右掌也已搭上大虎左腿，粘着一送，一半借劲，一半使力，大虎一个巨大的身躯向前直飞出去，砰的一声，头下脚上，倒插在一个坑里。这土坑正是他适才拔起白杨树所留下。树大坑深，泥土直没到腰间，双脚在空中乱踢，哪里挣扎得出？

《书剑恩仇录》第十四回

这时关东三魔已被狼群赶上，三人背靠背的奋战，两匹坐骑早已给狼群撕成碎片。三人虽用兵刃打死了十多头狼，但群狼不断猛扑。三人身上都已受了七八处伤，眼见难支，袁士霄突然飞堕，双掌起处，两头饿狼天灵盖已被击碎。他抓起哈合台往树上抛去，叫道：“接着！”陈正德一把抓住。袁士霄如法炮制，把滕一雷和顾金标掷了上去，跟着两掌打死两头饿狼，抓住死狼项颈，猛挥开路，冲到树下跃上。关东三魔死里逃生，见他杀狼易于搏兔，手法之快，劲力之重，生平从所未见，等他上树，不住称谢。

《书剑恩仇录》第十五回

火光中袁承志腾挪起伏，身法灵活，初时还东逃西窜，不敢和豹子接近，

后来见所学掌法施展开来妙用甚多，闪避攻击，得心应手，不由得越打越有精神。他见手掌打上豹身毫无用处，突然变招，改打为拉，每一掌击到，回手便扯下一把毛来。豹子受痛，吼叫连连，对他的小掌也有了忌惮，见他手掌伸过来时，不住吼叫退避，露齿抵抗。但袁承志手法极快，豹子总是闪避不及，一时殿中豹毛四处飞扬，一头好好的金钱豹子，被他东一块西一块的扯去了不少锦毛。众人都笑了起来。

《碧血剑》第二回

崔秋山见一时夺不下敌刃，而那边袁承志却已危急，蓦地回身，滴溜溜一个旋身，已欺到那使铁鞭的人背后，一招“金龙探爪”，五指向他后心抓去。那人铁鞭正向袁承志后心扫去，忽觉身后来了敌人，单鞭一立，转过身来。崔秋山以快打慢，出手迅捷异常，那人招架不住，只得连连倒退。袁承志忽地踏步上前，飞起一腿，踢中了他后臀。那人怒吼一声，横鞭反击，突觉掌心一震，鞭梢已被崔秋山抓住。就在这时，那使双刀的与使鬼头刀的三件兵刃同时向崔秋山背后打来，这时腿上中镖那人也已爬起，挺枪向袁承志左肋刺去。此时危机四伏，好个崔秋山，在这间不容发的紧急关头，竟然于轻重缓急料得丝毫不误，吭声吐气，嘿的一声，右掌一招“降龙伏虎”，正打在那使铁鞭的人胸口。这一招是伏虎掌中三大绝招之一，那人如何抵挡得住，全身腾空，向那腿上中镖的人枪尖上仰跌下去。幸得那人急忙缩枪，这才腾的一声，跌在地下，没给枪尖穿个透明窟窿。崔秋山单鞭夺到，反抡过来，当的一声，将三把刀同时架开，纵过去拉了袁承志向山下窜去。四名番子见崔秋山霎时之间夺鞭使掌，同时拆开了四人的进袭，武功精强，不敢再追，站定身子，纷纷发出暗器。

《碧血剑》第二回

袁承志听说是教功夫，便抢上前去，伸手去摸师父长衫后襟，眼见便可摸到，衣襟忽然一缩，就只这么差了两三寸。袁承志手臂又前探数寸，正要向衣襟抓去，师父忽然不见，在他头颈后面轻轻捏了一把，笑道：“我在这里。”袁承志一个“鹞子翻身”，双手反抱，哪知师父人影又已不见，急忙转身，见师父已在两丈之外。他甚觉有趣，心想：“非抓住你不可。”纵上前去扯他袖子。穆人清大袖一拂，身子荡了开去。

《碧血剑》第三回

袁承志站着不动，待他扑到，转身后仰，左脚轻轻一钩，温南扬又向前俯跌下去。袁承志左足方钩，右掌同时伸出，料到他要向前俯跌，已一把抓住他的后心。温南扬身子刚要撞到瓦面，骤然被人提起，哪里还敢交手，狠狠望了袁承志一眼，退了下去。

《碧血剑》第五回

袁承志深深一揖，衣袖刚抵瓦面，手一抖，袖子突然从横里甩起，呼的一声，向温方义头上击去，劲道着实凌厉。温方义低头避过，伸手来抓袖子，却见他轻飘飘的纵起，左袖兜了个圈子，右袖蓦地从左袖圈中直冲出来，径扑面门，来势奇急。温方义避让不及，当即身子仰后，躲开了这招。袁承志不让他有余裕还手，忽然回身，背向对方。温方义一呆，只道他要逃跑，右掌刚要发出，忽觉一阵劲风袭到，但见他双袖反手从下向上，犹如两条长蛇般向自己腋下钻来，这一招更是大出意料之外，忙伸双手想抓，哪知袖子已拂到他腰上，啦啦两声，竟尔打中，只感到一阵发麻，对手已借势窜了出去。

《碧血剑》第五回

温南扬续道：“他向我显示武功，也不知是何用意，只见他把断锚往船舱中一掷，说道：‘你如不照我的吩咐，开箱偷看，私取宝物，一路上若是再作案子，这铁锚便是你的榜样！’从囊中拿出一锭银子，掷在船板上，说道：‘你的路费！’拔起船头上的两支竹篙，双手分别握定，左手竹篙插入河中，身子已跃了起来，右手竹篙随即入河，同时拔起左手竹篙，又向前点去。这样几下子，就如一只长腿鹭鸶般走到了岸上。他高声叫道：‘接着！’语声方毕，两支竹篙如标枪般射了过来。我见来势劲急，不敢去接，闪身躲开，扑扑两声，竹篙穿入船篷。但听得他在岸上一声长笑，身子已消失在黑影之中。”

《碧血剑》第六回

只见袁承志右腿横扫，将要踢到金条，吕七先生那支烟袋又是快如闪电般伸出，向他腿上点去，岂知他这一脚踢出却是虚招，对方手臂刚动，早已收回。吕七先生一点不中，烟袋乘势前送。袁承志右腿打了半个小圈。刚好避开烟袋，轻轻一挑，已将金条挑起，右足不停，继续横扫。吕七先生也即变招，烟管向他后心猛砸。袁承志弓身向右斜射，左手在挑起来的金条上一拍，那金条向右飞出，同时左足在吕七先生踏定的两块金条上扫去，金条登时飞起。吕七先生身子

一晃，退步拿桩站定。袁承志双手各抓住一块金条，向内一合，啪的一声，将第三块金条夹住，笑道：“这些金条我可都要拿了，吕老前辈的话，总算数吧？”这几下手法迅捷之极，众人只觉一阵眼花缭乱，等到两人分开，袁承志三块金条已在手中，这一来，青青笑靥如花，黄真惊喜交集，安小慧和崔希敏拍手喝彩，连石梁派的人也都不自禁的叫起好来。吕七先生老脸红得发紫，更不打工，左掌嗖的一声向袁承志劈来，掌刚发出，右足半转，后跟反踢，踹向对方胫骨。这是鹤形拳中的怪招，双掌便如仙鹤两翼扑击，双脚伸缩，忽长忽短，就如白鹤相斗一般。他将烟管缩在右手袖中，手掌翻飞，甚是灵动。

《碧血剑》第六回

温方达眼见良机，大喜之下，左手向右急挥，往下一按，温方施四柄飞刀快如闪电，已向袁承志背心插去。这下发难又快又准，旁观众人惊叫声中，白光闪处，四把明晃晃的飞刀一齐斩在袁承志背上。温仪、青青和小慧都是神摇心悸，转头掩面。石梁派众人欢声雷动。八卦阵的十六弟子也有七八人停了脚步。

便在此时，袁承志忽地跃起，背上四把飞刀立时震落。他身动如箭，斜射而出，啪的一掌，正打在温南扬后心。温南扬一口鲜血尚未喷出，已被袁承志提起掷进五行阵中。众人还没看清楚他如何窜出五行阵来，只见阵外十六名弟子犹如渴马奔泉，寒鸦赴水，纷纷向五行阵中心投去。袁承志这里一拳，那边一腿，每一招下的都是重手，众弟子不是给他制住要害，抓起掷了进去，就是被他用掌力挥进阵内。

《碧血剑》第七回

袁承志双手并不退避，反面前伸，在间不容发之际，已抢在头里，在她手肘上一托，何铁手身不由自主地腾空而起。但她武功也真了得，在空中含胸缩腰，陡然间身子向后退开两尺，落下地来，仍是跪着。旁观众人见两人各自露了一手上乘武功，不自禁的齐声喝彩。

《碧血剑》第十八回

只见那女子绕着男子缓缓行走，骨节中发出微微响声，她脚步逐渐加快，骨节的响声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密，犹如几面羯鼓同时击奏一般。江南六怪听着暗暗心惊：“她内功竟已练到如此地步，无怪大哥要这般郑重。”只见她双掌不住地忽伸忽缩，每一伸缩，手臂关节中都是喀喇声响，长发随着身形转动，在脑

后拖得笔直，尤其诡异可怖。

韩小莹只觉一股凉意从心底直冒上来，全身寒毛竖起。突然间那女子右掌一立，左掌啪的一声打在那男子胸前。江南六怪无不大奇：“难道她丈夫便以血肉之躯抵挡她的掌力？”

眼见那男子往后便倒，那女子已转到他身后，一掌打在他后心。只见她身形挫动，风声虎虎，接着连发八掌，一掌快似一掌，一掌猛似一掌，那男子始终不出一声。待到第九掌发出，那女子忽然跃起，飞身半空，头下脚上，左手抓起那男子的皮帽，噗的一声，右手手指插入了那人脑门。

韩小莹险些失声惊呼。只见那女子落下地来，哈哈长笑，那男子俯身跌倒，更不稍动。

那女子伸出一只染满鲜血脑浆的手掌，在月光下一面笑一面瞧，忽地回过回头来。

《射雕英雄传》第四回

转眼韩小莹已奔到郭靖面前，一把拉住他的小手，转身飞逃，只奔得丈许，猛觉手里一轻，郭靖一声惊呼，竟被陈玄风夹背抓了过去。韩小莹左足一点，剑走轻灵，一招“凤点头”，疾往敌人左胁虚刺，跟着身子微侧，剑尖光芒闪动，直取敌目，又狠又准，用的是“越女剑法”中的精微招数。

陈玄风将郭靖挟在左腋之下，猛见剑到，倏地长出右臂，手肘抵住剑身轻轻往外一推，手掌“顺水推舟”，反手就是一掌。韩小莹圈转长剑，斜里削来。哪知陈玄风的手臂斗然间似乎长了半尺，韩小莹明明已经闪开，还是啪的一掌，正中肩头，登时跌倒在地。这两招交换只是一瞬间的事，陈玄风下手毫不留情，跟着就是一爪，往韩小莹天灵盖上插落。这“九阴白骨爪”摧筋破骨，狠辣无比，这一下要是给抓上了，韩小莹头顶势必是五个血孔。张阿生和她相距尚有数步，眼见势危，情急拼命，立时和身扑上，将自己身子盖在韩小莹头上。陈玄风一爪下去，噗的一声，五指直插入张阿生背心。张阿生大声吼叫，尖刀猛往敌人胸口刺去。陈玄风伸手格出，张阿生尖刀脱手。陈玄风随手又是一掌，将张阿生直摔出去。

《射雕英雄传》第四回

众兵将一怔之间，那红马来得好快，已从人丛中直冲到都史身边。都史挥刀急砍，郭靖矮身伏鞍，大刀从头顶掠过，右手伸出，已扣住都史左腕脉门，这